

垃圾分类 株洲如何破题?

株洲日报记者 廖明

垃圾分类,既是“老话题”,也是“新时尚”。

它是一件小事,却关系到城市的未来,只有通过垃圾分类,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,实现城市垃圾减量,破解“垃圾围城”的城市困局。

本月初,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》,明确从今年起,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,并于2025年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。

垃圾分类,株洲开展得怎样?如何通过分类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?



石峰区香樟园小区,居民正在垃圾分类站投放可回收垃圾。廖明 摄

制图/左骏

现状

城区每天“制造”生活垃圾1500余吨

6月15日上午,天元区恒大华府小区,物业工作人员李师傅驾驶着垃圾转运车,正在小区负一楼的各个单元口收运垃圾,3栋楼6个单元共有垃圾桶12个,但仍有少量垃圾因桶被塞满而丢在了地上。

“前两年,一辆车装不满,现在一趟还装不完。”在该小区从事垃圾清运工作3年,李师傅明显感觉到了工作量在逐年增加。

李师傅这样的物业工作人员,只是我市垃圾清运链条中最不起眼的一环,加诸他们身上的压力,最终汇集在我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终端——南郊垃圾填埋场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,让其不堪重负。

位于荷塘区的南郊垃圾填埋场,已于2018年完全封场,结束其历史使命。但鲜为人知的是,这个投用于2004年的生活垃圾填埋场,其设计使用年限为167年。

可怕的垃圾增速,让这个容积达290余万吨的填埋场,不得不提前“退休”。

占用土地资源大,渗滤液、异味处理等综合因素,使填埋处理生活垃圾的方式,难以维系。南郊垃圾填埋场趋于饱和之前,我市开始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。

2014年11月,位于石峰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点火运行,一期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1000吨。

运行2年后的2016年11月,每日进厂的垃圾就达到了1100吨,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不得不超负荷运行。

为缓解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行压力,2017年,该厂开始筹建二期扩建项目,2018年,二期项目正式动工,新增日处理能力700吨,预计该项目可于今年建成投用。

株洲市城管局垃圾监督管理处处长杨云和介绍,目前正值夏季,是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时节,城区每天的收运量在1300吨至1500吨之间,即使在垃圾产生量较小的冬季,这一数据也在1200吨至1300吨之间。

每天可焚烧处理生活垃圾1700吨,这一处理能力看起来已经够大。但在每年仍以8%的速度增长的垃圾产生量来看,二期项目正式投用后的垃圾焚烧发电厂,显然也撑不过几年。

“一味地增加终端处理能力,不是长久之计。”杨云和介绍,垃圾焚烧发电厂占地面积虽比填埋场要小,但其投资大、建设周期长,解决城市生活垃圾问题,必须实施垃圾分类,通过资源循环再利用,从源头减量。

杨云和介绍,2017年,长沙市开始实施垃圾分类,2018年,通过分类和资源化利用,该市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下降了13%。



尴尬

垃圾分类“说的多做的少”

作为省会城市,2017年,长沙市响应国家要求,开始进行大规模垃圾分类试点。非省会城市株洲,虽不在要求之列,但也在部分小区启动了垃圾分类试点,试图为该项工作积累经验。

2018年11月,株洲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改革试点在石峰区启动,该区的香樟园小区被列为试点。湖南仁仁洁国际清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仁仁洁”)作为承办单位,在该小区建立垃圾分类点,并采用“互联网+垃圾分类”的模式,为小区290余户建立一户一卡档案,小区居民可通过分类投放垃圾积分,再凭积分兑换相应奖励。

6月16日上午9时许,记者来到香樟园小区。小区门口,垃圾分类站点醒目可见,四个垃圾桶,将可回收垃圾分为金属、塑料、纸类、玻璃四大类,站点旁边,还有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收集桶。

“仁仁洁”市场部工作人员胡可介绍,小区居民带着分类好的垃圾来到收集站点,可通过刷卡、输入手机号码的方式,打开相应类别智能垃圾箱,垃圾箱底部还有称重设备,垃圾入桶自动称重后,积分就会计入每户的垃圾分类积分卡。

分类设备很高端,但分类效果不如预期“美好”。

在垃圾分类收集站的边上,就有一个大型环卫垃圾箱,几近塞满的垃圾箱里,废纸、塑料、金属等可回收垃圾并不少见。记者蹲点观察的1个半小时里,仅见一位居民将废纸丢进分类站的垃圾桶,将垃圾混装丢入环卫垃圾箱的,反而有9人;打开垃圾回收站里的4个可回收垃圾筒,里面所装垃圾均不超过半桶,且均存在混装现象。

记者随机采访小区居民发现,对于垃圾分类他们基本了解,但真正付诸行动的并不多。

受访人员大概可分为三大群体:一类老年人,愿意进行垃圾分类,但认为分类收集站操作程序复杂,设备又时有故障,因而打击其积极性;第二类上班族为主,认为分类收集麻烦、费时费力,形式大于内容;第三类则为“积分族”,认为垃圾分类积分少,兑换频次低,不如直接买到废品收购站。

“如果把香樟园小区的垃圾分类改革试点比喻成一场足球赛,目前小区大部分居民都上了赛场,但积极比赛的没几个,更没能进球。”胡可说。

在他看来,所谓“进球”,就是通过垃圾分类,最终实现垃圾减量,但试点近7个月来,垃圾减量并不明显。

“仁仁洁”垃圾分类收集的后台系统数据显示,香樟园小区居民目前共积累垃圾分类积分33689分,按照100克垃圾积分1分来计算,这个有着290余户居民的小区,7个月共分类收集的可回收垃圾仅为3.3吨。

垃圾分类实施效果虽显尴尬,但胡可表示并不意外。

“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是宣传引导,法律法规的强制举措,必须要跟上来。”胡可认为,类似于积分兑换奖励的正向引导,在垃圾分类的前期工作中需要,但真正要将垃圾分类执行下去,必须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要求,在市民心中树立“产废者负责”的基本理念。

痛点

分类运输和终端处理系统亟待构建

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,分类只是这项工程里的最前端。

日本国立爱媛大学环境学博士向群认为,垃圾分类工作一旦全面启动,法律法规上的“硬要求”必然会随之出台,真正应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“痛点”,在于垃圾分类运输体系以及终端分类处理体系的构建。

石峰区香樟园小区7个月的垃圾分类改革试点,就因分类运输体系及终端分类处理体系的缺失而尴尬。

胡可介绍,香樟园小区收集的3.3余吨可回收垃圾,因为不知道运往哪里处理,此前一直在小区暂存,为解决小区居民积分兑换奖品的资金问题,最后又混在一起转卖给废品收购站;收集好的厨余垃圾和部分不可回收垃圾,不得不倒入环卫垃圾收集箱,与路面垃圾一起被送往垃圾焚烧发电厂。

“此前在很多地方,垃圾分类都只重视前端的分,中间的运及末端的用,都没有配套设施来支撑,‘先分后混’的现象普遍,这样没有效果不说,反而挫伤市民分类的积极性。”向群说。

她认为,垃圾分类从前端收集、中间运输、后端资源化处置利用,是一个生态闭环,只有这个闭环真正形成了,垃圾才能分得清、运得走、处理利用得了。

那么,垃圾分类的中间转运及末端处理利用体系如何构建?

“打通城市环卫系统以及资源回收利用系统,实施‘两网融合’。”向群说,通过整合环卫保洁和资源回收两大网络的人力资源和场地设施,配齐垃圾分类转运车辆、收编拾荒人员,完善资源回收网点和加工中心,便于形成完善、规范的分拣运输和终端利用体系。

结合长沙、杭州等已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经验,杨云和认为,首先应该结合株洲及全省实际,规划布局垃圾资源化处置终端。

他介绍,目前,长沙已经在危险废物、绿化垃圾、餐厨垃圾、大件垃圾等方面,布局建设无害化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,株洲在这些领域可借用其资源,协同处置;在废纸、塑料、金属等方面,结合市场需求,建设资源回收利用项目。

“处理终端建设到位后,再朝着中间的分拣转运,前端分类收集环节进行工作倒推,垃圾分类的各项任务,才更具指向性。”他说。

在垃圾分类转运方面,可依靠现有的环卫清运体系,按照垃圾分类的具体类别,配齐各类垃圾转运车,明确市、区、街道、社区等各级收集转运机制。

杨云和透露,目前我市正在起草制定全市垃圾分类工作方案,方案正式明确后,我市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各个环节,都将有具体的指导性措施。



记者手记

一双一次性筷子三次再利用,一个饮料瓶分三个垃圾桶丢

垃圾分类的日本见闻

株洲日报记者 廖明

5月底,利用年假假期去了趟日本。

尽管对日本的垃圾分类有所耳闻,但身处日本国内之后,仍为该国国民垃圾分类之自觉,垃圾分类的门类之详尽、设施之完备、法律法规之严苛,以及垃圾资源化程度之高而感叹。

从日本的机场出来,刚坐上旅行团的大巴,地接导游为我们上的第一课,就是怎样在日本丢垃圾。这堂课总结起来很简单,就是将垃圾揣身上,带回住处。

起初以为是玩笑,但一天走下来之后发现,不论是大街小巷还是旅游景区,根本找不到垃圾桶。

第一次看到日本的垃圾桶,是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。

9个垃圾桶一字排开,但这些还只能丢易拉罐、塑料、饮料瓶及纸张。仔细了解后知道,9个垃圾桶里,有1个专门用来丢易拉罐,1个丢无味的矿泉水瓶,1个丢有味道的饮料瓶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日本,1个塑料水瓶,需要将瓶盖、瓶身标签、瓶子拆开了丢入3个不同的垃圾桶,如果塑料瓶装了茶水、果汁等有味的液体,瓶子还要冲洗干净后,才能丢弃。

进入日本家庭,才算是真正领略了其垃圾分类之精细——可回收垃圾被分为13大类,每一大类又分出几小类,厨余垃圾的分类更是“过细”,其家庭主妇都不得不将一大张分类表贴在冰箱上,以免分类出错。

民宿老板佐井先生介绍,垃圾分类类出错,轻则垃圾被退回要求重新分类,重则面临行政处罚,最严重的将以“非法丢弃垃圾罪”入刑。

此外,垃圾分类装好之后,不是想丢就能丢。

垃圾回收公司向日本国民发放的年历上,每天都对应有垃圾的收运品类和收运时间,如果错过,就必须将垃圾留在家中,等待下一次收运。

说了垃圾分类,再讲讲日本的资源回收利用。

在日本用餐,不管是在哪种餐馆,一次性筷子是标配。

有一天,正好进了一家中餐馆,老板陈先生是位旅居日本23年的福建人,我便问了这样一个问题:日本如此重视环保,怎么全用一次性筷子?

陈先生带我走进后厨,发现这些一次性筷子竟全被收集了起来。

他介绍,这些一次性筷子有专门的公司回收,加工处理后,将被打成木浆用来生产A4纸;使用后的A4纸再次回收后,将被生产成印刷报纸的新闻纸;而报纸经回收后,又被制作成10秒内即溶于水的厕纸。

陈先生说,日本全国已经封山育林几十年,即使是被风吹倒的树木,都不曾拖出森林利用,而是任其腐烂,其国内使用的所有一次性筷子,使用的都是进口木材。

乘车前往富士山山腰时,路边的森林里,随处可见被风吹倒、被山洪冲刷的树木,果如陈先生所说,这些大树都躺在地上,静待腐烂。

期盼

以垃圾分类激活资源再生市场

垃圾,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。

对于这句话,多年从事废旧塑料回收再利用的夏东林深有同感。

2017年前,夏东林在荷塘区经营着一家塑料破碎造粒厂,全市各地收运而来的废塑料,经过破碎、融化等工序加工后,将以化工原料的“身份”卖出,变废为宝。

但因为生产设备简陋、环保设施配套不完善,近两年,我市所有塑料破碎造粒厂被依法关停。

“没关停前,市里几乎所有废旧塑料都由我们处理,但现在都往江西、湘潭等地方送了。”夏东林介绍,行业被整顿关停前,每月累计要处理废旧塑料60余吨,行业年产值累计超千万元。

去年上半年,“夏东林们”自主进行过内部整合,试图以绿色环保的形象回归“老本行”,但没找到愿意接纳他们的“容身之所”。

垃圾分类工作的大力推进,又让他们看到了希望。

夏东林称,两个月前,他们开始第二轮整合,并收到了部分园区的承接意向。

意欲借助垃圾分类的东风进入资源再生市场,不止夏东林这样的“破烂王”,“仁仁洁”参与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改革试点释放出的,是该公司试图进军垃圾分类领域,多元化经营的战略意图。

“仁仁洁”市场部部长付艳新对此并不讳言。

“垃圾分类是大势所趋,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揽,无论是垃圾分类运营服务还是终端的垃圾资源化利用,我们有着其他行业不具备的先天优势。”付艳新说。

仅以香樟园小区的垃圾分类前端运营服务为例,一旦垃圾分类全面展开,“仁仁洁”即有机会凭其试点期间的经验,更快、更好地进入各大小区。

“尽管目前试点小区的回收效果不理想,但工作全面铺开,强制性措施跟上后,只要我们服务的小区数量能上规模,市场效益必然可观。”胡可介绍,依托垃圾分类运营服务,目前至少可以看到3个盈利点:直接对接资源再生终端企业,大量的可回收垃圾,是最直接的收入来源;依托垃圾分类回收站,在小区增设无人售货机,进而搭建覆盖居民小区的无人零售网络;在垃圾分类回收设备和无人售货机上,搭载广告资源。

此外,“仁仁洁”相关管理人员透露,该公司还拥有进入垃圾终端处理的资质,与国内先进垃圾处理企业及团队的合作引进事宜,正在紧锣密鼓的对接洽谈中。

